

老 年

桥场有家茶馆式的料理店，店名玉川轩。那里正在举行“一中节”^①的“顺讲”^②。

打早开始，天空阴沉沉的。中午总算下起雪来。到了点灯时分，院里松树上防雪的草绳已经沉甸甸地压弯了。屋里的火盆暖气烘烘。加上玻璃窗和拉门的双层阻隔，搞得人晕头胀脑。六金身着青色素底的外褂，套着均匀茶色的衣物。不怀好意的中洲大将一把揪住了六金，嘲笑地说：“嗨！把你的衣服脱下一件。给我擦擦发油。”除了六金，另有三人来自柳桥，还有来自代地做女侍的一位主妇。反正净是些年过四十的老家伙。再加上小川少爷、中洲大将等人的妻室和一个老头儿。一伙大概有六人。男客中有个驼背，名叫宇治紫晓，是唱“一中”小曲的师傅。另有七八位良家妇女的男人。其中三人知晓“三座”戏曲和山王御览节。所以，这些人说起深川鸟羽屋寮的义太夫演习和山城河岸津藤主持的千社札会，简直热闹得炸了锅。

离客厅稍远，有处十五铺席大小的房间，尤为宽敞。笼式方形纸灯中圆形的灯球，灯影处处散落在生长着神代古杉的天

日本曲艺上方净琉璃的一个派别。

② “一中节”曲艺的演习会。

井中。光线微暗的床间，寒梅和水仙柔和地投入古铜色的花瓶中。画轴是太祇的笔迹。黄色的芭蕉布。古旧的宣纸上下对裁。纸上以纤细的笔迹写着“红果遍山野，深秋归鸟和冬椿”。静寂之中，青瓷制的小香炉搁置在紫檀木的台子上。没有香烟，却充满了冬天的气息。

台子前面不曾铺设地板，却铺了两张毛毡。鲜艳的红色温暖地反射在三弦的鼓皮上，同样也反射在琴师的巧手以及剝有七宝菱状花纹的纤细的桐木谱架上。众人在毛毡的两侧相对而坐。上座是师傅紫晓，次座是中洲大将，再下面便是小川少爷和那些男人们。女人们都坐在相对的左方。右边的尾座，坐着我们将要说到的老人。

老人名叫阿房。前年刚满六十一。打十五岁那年起，他便领略了茶屋的酒味。二十五岁是他交上厄运的前一年。据说，那年他和金瓶大黑的年轻姑娘制造了一个殉情事件。事后不久，他便继承了父母的糙米批发生意。此人天性笨拙，又有嗜酒如命的毛病，所以一度沦落。他一会儿想做歌泽谣曲的师傅，一会儿又想做俳谐诗句的点评人。试过三次，不了了之。幸好一位远亲领他到这家料理店，才有了快活的老年生活。依照中洲大将的说法，阿房童心未泯乃因其壮年时代开始脖颈上挂着神田祭夜的护身符，外褂上亦写有“野路村雨”的字样。近来，老人明显地衰老起来，他放弃了曾那般喜爱的歌泽谣曲，连一度形影不离的黄莺也没了踪影。过去每逢唱戏，老人都不会放过。现今没了老段子“成田屋”和“五代目”，老人便也失去了看戏的兴致。今儿破天荒，老人身着黄色的秩父和服，系着茶色的博多腰带，落座于茶屋的末席。看那气度，实在不像是个一生放荡、耽于游艺的老人。中洲大将和小川少爷缠着老人：“阿房，唱一段板新道的——什么来着……对了，对

了，八重次菊。好久没有听到那段唱词了。”老人却摩挲着秃头，将瘦小的身体蜷缩起来说：“不唱了。没有心情再唱这个了。”

奇妙的是，老人听过两三段，听到唱词“往事如云烟，黑发撩得心中乱”，或“金线缀得夜来字，襟前沉眠清十郎”，或秀雅的文句伴着三弦的琴声回旋时，那锈迹斑驳的沙哑嗓音竟渐渐唤醒了老人的心。老人原先弓着身子倾听的，不知不觉间却直起了腰来。六金唱着《浅间之上》，唱到“无论是怨还是恋，晚寝温心永不变”一句时，房老眯缝着眼睛，仿佛在伴随着丝弦的音响微微地晃动肩膀。从一旁看来，老头儿似乎在回味着往日的旧梦。想必在那抑郁的沙哑中，“一中”的歌弦隐含着“长歌”、“清元”里难以显现的艳泽。无论是老是少，皆可由此感受到人间的酸甜与苦辣。阿房心中无疑也泛起了超越时空的情感波澜。

《浅间之上》终了之后是《花子》的合奏。阿房说了声“先行一步”，起身离去。恰巧此时中场用膳，你一言我一语地好一阵喧闹。令中洲大将倍感惊异的正是业已年迈的房老。

“嗨！真是怪事哩。这老房都这份上了，像个守街的老梆子。”

“你上次说的就是他吗？”六金问道。

“师傅知道知道。你小子听着。这老头儿对于曲艺是无师自通。会唱‘歌泽’，也会唱‘一中’，甚至唱过什么‘新内’小曲。过去他和师傅一样，也曾在宇治师家学艺。”

“驹形的那位‘一中’师傅叫什么来着？——是叫紫蝶吗？和那个女人搞到一起，也是那段时间吧？”小川少爷也插言道。

围绕着老房的话题，大家说了半晌。此时柳桥的老伎开唱

《道成寺》，大家才又静静地坐回了客厅。此曲终结，便将轮到小川少爷的《景清》。少爷的屁股在座位上挪了挪，旋即谦恭地站起身来。其实，他是要出来吃个生鸡子儿。他悄悄地来到廊下，中洲大将竟也悄悄地跟了出来。

“小川兄，偷着喝一杯去吧？你唱完就该我的《钵木》了。可不喝酒就是心中没底。”

“我也正想吃个生鸡蛋呢。或是灌上一杯凉酒。跟你一样，不喝酒，心里真是有点儿发虚。”

两人一起解了小手，沿着过廊来到上房。不知何处，听得见有人在窃窃私语。长廊的一边是玻璃拉门。院内的竹柏和高野罗汉松上挂满了积雪，微微地泛出蓝色。从阴暗的屋内望去，隔着暗夜中的大河流水，可清数对岸昏黄的灯光点点。大河的上空闪烁着灯光。仿佛一柄银色的剪刀。一只白鸽孤鸣过后，户外户内一派静寂，连三弦的声音也全然不闻。耳边听到的，唯有埋没柑子树丛中红色果实的积雪声——积雪层层覆盖的声响和积雪滑落八手金盘枝叶的音响。那音响仿佛缝纫针线般的嗫嚅。某人的话音不断消隐在微微的嗫嚅之中。

“小猫饮水轻，看似有音却无声。”小川少爷嘴里喃喃道。他们停下脚步细听时，声音仿佛来自右边的拉门之中，时隐时现。只是听出个大概。

“你这人也真是少见。别那么哭哭啼啼的啦。怎么？真的迷上了纪国屋的混蛋？——别开玩笑！要你这种老女人干吗？你的麻烦怎样了结呢？唉，问你这些也没用。有你这么个东西，我哪里会有别的女人呢？毕竟咱们相好一场。演习歌泽谣曲那会儿，我唱的便是《己物》。你那时唱的什么呢……”

“跟阿房差不多呀。”

“都这般年纪了还不消停一些。”小川少爷这么说道。他

眯缝着眼睛，小心翼翼地往里瞧。在两个人的幻想中，统统飘逸着脂粉的气息。

屋里的灯光昏暗，电灯的光线竟无影像。三尺的平床上部孤零零悬着大德寺画轴。画轴上画的是中国水仙。青翠的嫩芽给人以俭朴之感。白交趾的水盘搁置其下。面对床前熏炉的正是老房。从外面看去，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见那黑色的天鹅绒衣襟下面，披着八丈地方的薄棉睡衣。

打外面看不见女人的身影。只见藏青、白茶色格子花案的熏炉盖被上，铺展着两三册短歌唱本。还有一只颈项上悬着铃铛的小白猫，在一旁拨弄香盒。白猫的身子一动，颈上的小铃便丁丁作响。那铃声轻微得无法确定。老房的秃头离小猫很近，几乎蹭上了柔软的猫毛。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那些秀雅的语句，似乎并无任何对象。

“那时你来了。你说讨厌我说了那样的话。说到技艺……”

中洲大将和小川少爷面面相觑，寂然无语。随后悄然走过长长的廊下，返回到客厅之中。

雪花飘飘，没有停止的迹象……

大正三年（1914）四月十四日

青 年 与 死

无需任何背景。两个宦官说着话出场。

—— 这个月真是，又有六个宫妃要分娩。假如给她们称称体重，说不定一下就是数十人呢。

—— 难道统统不知何人所为？

—— 全然不知。按说不应该这样呀。后宫那种地方，除了你我这样的，男人进不去呀。可令人惊诧的是，每个月都有宫妃育子。

—— 是否有什么男人躲在后宫呢？

—— 我原先也那么考虑过。可不管增加了多少守卫，都无法抑止宫妃们分娩。

—— 在宫妃之中探听一下，是否会有结果？

—— 哎，这可真是怪了。我没少打听。据说，还真是有男人藏在宫里。可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 哦，这可真的有些奇怪。

—— 难以置信。对于那个奇异的隐身男子，我也是知之甚少。不论怎样，总得有个防备良策。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 我一时也无良策。反正男人的存在，确凿无疑是吧？

—— 想来如此。

—— 那么，能否在宫内撒些细沙呢？那男人总不会从天上

飞来吧。只要在地上行走，总会留下足迹的呀。

——嘿！这倒是条妙计。只要他留下了足迹，抓他也就并不难。

——不知是否奏效。试试吧。

——我马上去办。（两人离去。）

一群宫娥播撒细沙。

——好啦。全都撒过了。

——那边的角落还没有撒到。（撒沙。）

——来，过廊里也要撒上一些。（众人离去。）

两位青年坐在烛灯之下。

B 到那儿去，已经一年有余啦。

A 时光如梭。一年之前，我已厌倦了唯一存在和至善至美的说法。

B 如今，连“自我”一词的含义亦已忘却。

A 我也是一样。早就告别了“优波尼沙陀哲学”^①。

B 那时，我总对生死问题苦思冥想。

A 是啊。当时我们互相讨论的，都是自己的所思所想。

说到思想，如今我等的言行，不知当作何解。

B 对呀。打那以来，我竟然从未考虑过死的问题。

A 说来，这也未尝不可。

B 那些问题，苦思冥想亦不得其解。执迷不悟岂非蠢瓜？

A 可我们毕竟难逃一死呀。

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鼓吹宇宙本质与个人本质的完全一致

B 一年两年，还死不了。

A 但愿如此。

B 或许我们将死在那里。可瞻前顾后，胆小怕事，好事儿便统统也体验不到。

A 你这说法不对。整天预想着死亡，这种快乐还有什么意义？

B 我才不管什么意义呢。也没必要整日预想着死亡。

A 可这么活着，不是自欺欺人么？

B 可也是。

A 你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你不也是为了远离所谓自欺欺人，才像今天这样生活的吗？

B 不管怎么说，我如今可是没有心情去思索。你也只好这样了，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活？

A （露出哀怜的表情）听天由命吧。

B 别说这些没味的话了。天又要黑了。收拾收拾出门吧。

A 嗯。

B 去，把那件隐身斗篷给我拿来。（A 取过斗篷，交给 B。B 穿上斗篷，他的身影便消失了。只能耳闻其声。）好了，走吧。

A （穿上斗篷，同样消失了身影。仅闻其声。）夜露降临了呀。

仅闻其声。黑暗。

A 的声音 好黑呀。

B 的声音 你快一点。我都要踩到你斗篷的下摆了。

A 的声音 我听见喷泉的声音了哎。

B 的声音 嗯。我们已在露台之下了。

暗光之中，女人们全部裸体，有坐姿，有站姿，也有睡姿。

——怎么今晚还不来呢？

——月儿都躲进了云层。

——快点儿来吧。

——平常到这时候，就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了。

——光听见声音，其实更急人。

——是啊是啊。必须接触到肌肤。

——开始还挺吓人的哩。

——我那天惊颤了一个晚上。

——我也是呀。

——他说“别怕”，是吗？

——是啊是啊。

——可我还是害怕。

——生下他的孩子了么？

——早就生下了。

——喜欢吗？

——孩子挺可爱。

——我也想做一回母亲哎。

——哎呀。烦死了。我可一点儿不想做母亲。

——为什么？

——唉。你说讨厌不讨厌？我喜欢的只是男人的爱抚。

——那也难怪。

A 的声音 今夜华灯初上。你们的肌肤在青纱之中蠕动，真是美妙绝伦。

——啊呀！是你在哪儿吗？

——到我这儿来嘛。

——今夜该到我这儿来呀。

A 的声音 你是戴着金手镯的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B 的声音 那算什么。你的秀发，发出素馨的清香。

——呜。

A 的声音 你还是在颤抖呀。

——我高兴呀。

——到我这里来嘛。

——怎么还到你那儿去呢？

B 的声音 你的纤手多么柔软呀。

——你永远这样待我，好吗？

——讨厌！今夜为何不来爱我？

——别丢下我。好吗？

——啊！啊！

女人的声音渐渐变为轻微的呻吟。最后便无声无息。

沉默。突然大量的兵士持枪冲了进来。兵士的嘈杂声。

——这里有脚印！

——这里也有！

——看！往那边逃跑啦。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骚乱。女人尖叫着四处奔逃。兵士们循着足迹四下搜寻。

灯光熄灭。舞台变暗。

A 和 B 身着斗篷出现。相反的方向出现一个男子，戴着黑色的面罩。光线微暗。

A 和 B 请问来者何人？

男子 你们不会忘记我的声音吧。

A 和 B 你是谁？

男子 我是死。

A 和 B 你说什么？

男子 我是死。

A 和 B 死？

男子 不要大惊小怪。我过去存在，如今存在，将来也存在。说起来，能够称作“存在”者，舍我其谁？

A 那你来此做甚？

男子 我要做的事情，从来只有一件。

B 你就是为此而来么？啊？是不是为此而来？

A 噢。你是为此而来。我早就等着你呢。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吧。来吧！拿命来吧。

男子（对 B）你也在等着我吗？

B 不。我没有等你。我想活着。求你啦。让我再品尝一些生命的滋味好吗？我还年轻。我的血管里还流动着温暖的血液。求求你，让我再多少领略一些生命的快乐吧。

男子 你也该知道吧。我是从来不听什么哀求的。

B（绝望的样子）那我是非死不可啦。呜呼！我真的非死不可了吗？

男子 你打记事儿的那天起，就已经形同死尸了。能够仰望太阳时至今日，全是我的慈悲赏赐。

B 那可不是我一人的过错。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一出生即背负着死亡的重负。

男子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在此之前，想必你已忘记了我。你根本没有听到我的呼吸。你果真浑然不知吗？你的初衷原本是要打破所有的欺蒙，获得快乐。然而，你所获得的快

乐不过是另一形式的欺蒙。在你将我忘却的日子里，你的灵魂处于饥饿的状态。饥饿的灵魂总在寻找着我。显然你想远离我，相反却将我招到了身边。

B 呜呼哀哉。

男子 我并非在毁灭一切。而是在孕育一切。你忘记了，我是万物之母。忘记了我，也就忘记了生。忘记了生的人，只有毁灭一途。

B 呜呼（倒地而死。）

男子（笑）愚蠢的家伙。（对 A）没有什么可怕的。到我的跟前来吧。

A 我在等你。我不是一个懦夫。我不害怕。

男子 你不是想看看我的面容吗？天就要亮了。你可以好好地看我。

A 你就是这般模样吗？我没有想到，你的面容竟然这般美丽。

男子 我并非来向你索命的。

A 不，我一直在等你。除了你，我对世事一无所知。我留着这条性命也是白搭。你带我走吧。拯救我于苦难之中。

第三者的声音 不得胡言！好好看着我的面孔。拯救你性命者，乃是你心中有我。然而，我未曾说过你的行为统统正确。你看着我的面孔。你明白你的错误了吗？从今往后，你能否好好地活着，全靠你自己的努力。

A 的声音 在我眼中，您的容颜益发年轻。

第三者的声音（静寂之中）天已放亮。你随我来，去到那无限的世界。

在黎明的光线之中，蒙着黑色面罩的男子与 A 一同走去。

五六个兵士在拖曳 B 的尸骸。裸体的尸骸遍布伤痕。

——改编自《龙树菩萨俗传》

大正三年（ 1914）八月十四日

假面丑八怪

吾妻桥旁，许多人凭栏而立。不时地出现一个警察，对着人群叱责。可一会儿工夫，人群又聚集过来。他们来此，是为了观赏桥下通行的观花船。

观花船在退潮的河面上，由下游逆溯而上。每次只有一两艘。这种小船张着帆布的顶篷，挂着红白相间的横向条纹布帘。船头插着旗子，其中有古朴风情浓厚的条状旗幡。船上的看客，似乎都是醉鬼。由挂帘的隙间可以看到，船上看客的发式既有吉原式，亦有米屋式。他们正在“一啊二啊”地划着拳。也有的歪着脖子，痛苦地哼唱着什么小曲。那情形在桥上看客的眼中，真的是滑稽非常。此种观花船配备有伴奏的乐队。通过桥下时，桥上发出了哄笑声。甚至听到有人喊：“傻瓜！”

从桥上望去，河面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就像一块白亮的马口铁。河面时而飘过一团蒸汽，令河面更加眩目，仿佛在波纹上横添了一层镀色。在这样平和的水面上，伴随着欢畅的鼓声、笛声、二弦声，各类音响像虱咬一般令人刺痒。土堤的两侧，雾霭般的白色层层叠叠，绵延而去，那便是正值盛期的樱花。在观者云集的栈桥边，停泊着许多和式舢板与小艇。乍一看，仿佛大学的船库遮挡了阳光，好多的船体黑黢黢地蠕动着。

又有一艘小船从桥洞下划出。显然也是观花的驿船，与先前通过的几艘小船并无二致。红白相间的帐幔旁，立着红白相间的旗幡。包裹了船头的纯色布巾，将樱花染成了红色。船头的两三人交替摇动着船橹和竹篙。可是船速仍旧缓慢。帐幔之下坐着的观客，少说也有五十人。在船过桥洞之前，船上的两把三弦演奏着《梅春》之类的曲目。一曲终了，突然间一个爷们儿在人群中跳起怪异的舞蹈。桥上的观客们哄然大笑。人声鼎沸。听得见受挤的孩子哇哇哭泣，也听见一个女人用尖利的嗓音喊道：“瞧啊！有个人在跳舞呢！”船上，一个碎眼猴腮的低矮男人，伴着音乐入迷地舞动着。

丑八怪脱去了秩父丝绸的外褂，身上仅着一件友禅丝染，配着斑驳花纹的长袖，艳美的内衫时隐时现。但见其八丈式衣领皱巴地外敞着，紫色的博多锦带松松地耷拉在身后，活脱脱一个醉鬼。他的舞蹈显然没有章法，只是像雅乐堂上的傻瓜一样摆摆姿势，然后重复着单调的手势。反正汉子的舞姿，时时显现出醉鬼的憨态。他时而失去了重心，仿佛要跌落下船舷。手足的舞动有助他恢复平衡。

汉子的舞姿越发怪异。桥上一阵骚动，发出“噢噢”的呼喊。人们说笑着评头论足。“看那舞姿，还真有两下子。”“这小子哪儿来的？得意忘形的样子。”“不过挺有趣的。瞧，跌跌撞撞的样子。”“其实不戴假面跳舞更好。”……交谈的内容大致如此。

此时，或许是先前的酒劲儿顶了上来，丑八怪的舞步变得益发怪异。观花客们手巾包裹的头颅，频频地探出船体之外，仿佛是不规则的 Metronome（机械、呆板、重复）。船尾的老大感觉担心，两度大声地警示观客，可人们似乎并不理会。

一艘江轮通过河面。壁出的波浪斜刺里滑过河面，剧烈地

晃动着驿船的船底。只见丑八怪那渺小的躯体，被波浪冲击后踉跄地向前扑了三步，好容易稳住了脚跟，却又像骤然停止了旋转的陀螺一般，在空中画了个大大的圆圈，仰八叉地呱唧一声摔在了驿船之中。两条穿着日式针织细筒裤的干腿，高高地抛向空中。

桥上的看客见状，又哄然大笑起来。

似乎刹那之间，船上的二弦琴杆亦被折断。由帐幕的间隙中望去，兴致勃勃的人们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醉醺醺地喧闹不已。之前的滑稽伴奏，此时无有声息地戛然而止。只听见人们哇啦哇啦的喧闹声。这种嘈杂的喧闹令人难以想象。过了片刻，一个赤脸的男子从帐内探出头来，惊惶失措地挥动着双手，慌慌张张地对船老大述说着什么。不知何故，驿船倏忽间打满了左舵，船头向着樱花反向的山宿河岸驶去。

约莫过了十分钟光景，桥上的观客们才听到舞者骤逝的消息。更加详细的情况，刊载在翌日的综合新闻栏目中。舞者名叫山村平吉，骤亡的病因是脑溢血。

山村平吉自父亲那辈起，就在日本桥的若松町开画具店。他现年四十五岁，留下了一个满脸雀斑的干瘦婆娘和一个正在军队服役的儿子。日子过得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比起常人还算过得去。家里用了三四个雇工。据说，他家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囤积过大量的秋田绿颜料。所以在此之前，不过是一间老铺罢了，并无特别叫得响的品牌。

平吉是个圆脸男人，头顶微秃，眼角挤满小皱纹，莫名其妙地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谦恭有礼。说到嗜好，也就是喜欢喝酒。且酒过之后，并没有过分的失态。只是醉酒之后有个毛病，总要癫狂般地手舞足蹈。按照山村本人的

说法，以前在浜町丰田的女主人学习神社巫女舞蹈时，自己也曾跟着练习。他说，当时不论在新桥还是在芳町，祭神乐舞都曾十分流行。当然他的舞蹈，并不像他自吹自擂的那般神奇。说得不好是没有章法，说得好倒也并不令人讨厌，居然还会跳什么“喜撰”乐舞。其实这家伙心里特别明戏，不喝酒的当口儿，他从来不提祭神乐舞之类的字眼儿。有人对他说：“山村君，给咱跳一段吧。”他马上支吾打岔，借故溜走。但他只要稍稍沾上点儿酒，即刻便将手巾扎在头上，嘴里哼着短笛和大鼓的调子，绷紧腰板，晃动肩胛，跳起他那假面丑八怪的舞蹈。而且一跳起来，就会得意忘形。哪怕一旁并无三弦的伴奏或歌者的伴唱。

嗜酒的恶果则是几度中风跌倒。甚至一度昏迷。一次是在町内的澡堂子里，平吉正用清水浇洗着身子，却噗地跌倒在搓背的水泥台上。当时只是在他的腰部拍打，约莫十分钟才苏醒了过来。第二次则是倒在家里的库房中。连医生都叫来了。这样那样的忙活了半个钟点光景，总算救了过来。每次出事，医生都再三地嘱咐要禁酒。但在医生的面前决心挺大，掉过头便是耳旁风。每次都是“就喝一盅”，可喝着喝着就没了谱。过不了半个月，不知不觉间又恢复到原先的酒量。说起来，他还感觉若无其事：“啊呀。要是不喝酒，我这身子反而感觉不舒服。”

其实平吉的饮酒，并不像他自己解释的仅为一种生理的需要。从心理方面讲，他同样离不开酒。因为喝了酒，他便感觉增添了一股豪气，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再唯唯诺诺。想跳舞时便跳舞。想睡觉时便睡觉。谁也管不着。对平吉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感觉。可为何这般重要呢？他自己也搞不懂。